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一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一

小匡文鈔四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三七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八六

榆墩集十一卷

〔清〕徐世溥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舫齋刻本

一〇二

說詩堂集二十卷

〔清〕諸匡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七八

紀成文稿四卷詩稿四卷玉磴集四卷蠡音一卷壽壙碑辭一卷

〔清〕安致遠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五〇

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雍正刻本

五三六

冬關詩鈔六卷補遺一卷

〔清〕釋通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三三

西北文集四卷

〔清〕畢振姬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七一五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苑文鈔

二卷詩鈔一卷》提要

東苑文鈔自記

此偶錄耳然中亦頗多有益人語余爲文嘗有所上下時輒視止行遲不敢肆不敢率大抵斷歸聖人之道而恆依仁或至夢古人見形前辭雖果其人哉夫古人未必數千年後猶得晤我殆我之神明自相爲証耳蓋余每持一議必多方設如古人身處其地與時又多設他方來之我詰無匿乃敢成說甚思之故寤寐爲微之因自強爲是是亦何心儻亦有其人知之否邪或且謂之愚奈何先舒記

目錄

東苑文鈔

八 序 目

上卷

施氏家風紀略序

馬松里詩選序

周橋周氏族譜序

讀韓非子語書賈誼陳政事疏後

題吳舒兒詩餘

讀蘇文忠文語題詩偶記

記馬氏見佛

記與兒子語

武成論

阜陶執轡論

趙盾論

論直不疑

下卷

嚴光論

論方正學

喪父不避伯叔議一

喪父不避伯叔議二

鳥鼠同穴辯

詩序辯

三立說

言行說

聖人之教說一

聖人之教說二

蛙解

蚊之嘆

答應嗣寅論詩序

答張祖定論鄭伯叔段

書
與周琮學論世說語林書
與李東琪書

東苑文鈔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騷字馳黃著

施氏家風紀畧序

太史公作史記首反覆於五帝之繫姓宗統之重繇來尙已後世祖日遠人日繁遠則易諉繁則易疎勢也則譜曷可以不設哉宣城之施江以南甲族也愚山先生修家乘曰家風紀畧自高祖養默公至曾省公凡四世而旁及伯叔氏與閭閻之懿範美夫何施氏代有奇士哉董文敏云天下無奇人田夫村婦有至性至行便是奇人今觀施氏之家薦孝純悌守廉東苑文鈔

潔貞苦節者何其多也曾省公生弱齡耳甚愛於王父母嘗抱置懷中食之肉公退見母吳夫人食惟鹽菜因泣後王父母召之食跪辭曰兒自欲隨孃食王父母感其意遂併賜肉曰新婦有孝兒吾家其興其他家風率類此而父祖之督子若孫亦多過嚴惟名義之是勵益惟恐其失墜矣昔王休徵以孝聞在魏已登三公封侯而爲晉太保溫太真乃心王室然絕裾有遺譏焉甚矣忠孝之難完如此今先生家著大節者炳炳而門內行具弗遺豈不爲東南衣冠士族之宗乎哉先生古君子也起家服官典常具乃自

署其書則曰施氏不才子其輯錄此非過謙辭也夫唐虞何世伊姚何人而其君臣往往舉母若丹朱元首叢脞以遞相詰誠何故先生蓋凜乎隕越之是懼總毋敢忘父祖過嚴之意爾余家先世亦多積善以謂當有慶而卒罕與後之人其孰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孝經之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亦可思已先生之書成屬先舒序序已敬手錄一冊奉爲家範將以自警且傳示子孫

馬松里詩選序

東苑文鈔

上卷

二

文章者肖形而成聲者也詩爲尤甚如風號於窾小大于喁卑應于物故挺植之質視其才骨榮華之湊因其遭遇識此可以觀詩之大略焉昔者李王諸子生嘉隆之際文雅鬱興號稱極盛其焜煌炳麟幾于無復有加而吾鄉馬松里先生生與同時先生年未五十卽解組優游別業嘯詠山水迹其少舉進士垂六十餘而後沒中間歷官止十三年耳林泉之樂唱酬滋多而又時與李王諸子相贈答然先生詩獨疏直質澹有示人以不雕之意于是可觀先生之骨與其遇也夫分宜當國此何時也而先生獨專疏効其

姻黨幾蹈不測遂因贖終其身雖蟬蛻軒冕先生之素懷有之然使其得君大行以展盡其殫冀州僧掃除王五兒之略先生豈不顧之惜乎其以放逐終老寄骸髒于尋幽弔古之餘此先生之遭遇使然而亦其稜峻之骨有爲招也文辭吐喻于聲韻之際遂與之相肖宜乎疏直質澹而不爲琬琰之詞歟嗚呼數百載後士不遇時有百十于分宜之日者讀先生之遺文而感其搖落可勝嘆哉然則李王之詩非乎曰李王以詩名者也先生不以詩名者也以詩名故變衍而屬之不以詩名故徑意而行之若夫才骨與其遭遇豈殊哉則是先生之詩斷乎有其不可廢者當與天下後世共見之不獨其子孫也先生諱三才字思參官南京右通政事詳墓誌玄孫驥與先舒交屬選先生遺詩選成因爲序之

周橋周氏族譜序

東苑文鈔

上卷

三

三代之王姬爲盛且卜世爲最久後之爲周家苗裔者天下幾居什三蓋氏族之尤大者也東南之郡國山川財賦人物冠天下而於越襟帶江海玉帛萬國三浙之一大都會也兩大合則大美必興興且繁繁且久大而且久奇秀必鬱淳吾觀周橋氏之族譜而

喟焉嘆曰其在斯乎周之東封少子烈爲汝墳侯後嗣遂爲周氏漢唐以來代多材傑名儒之人爰有汝南營道南康祥符之周厥後楷齋公澳爲元藩令史謫山陰溫瀆而實啓周橋之裔後分爲三曰瓜田曰張川曰前梅于是乎支派日益以衍而忠孝節義挺出乎其中則有若春坊公鳳翔列難遺詩碧血九原之句氣壯千古則有若訥軒公漳伏闕上書卒報父讐則有若光國公之刺肝救親則有若卜年公之國亡蹈海自餘抱道守貞之子義不二天之女相望于後先不可勝數而中甲利登仕版爲廉吏名臣者尤

東坡文抄

上卷

四

濟濟焉子孫之多至萬餘人合暨之紫巖南門廟之來蘇吳江之車溪諸族幾十萬人於康盛矣哉周琮瑩從余遊一日操牘進曰某族旣繁多散處而周橋三枝近耳乃亦以先世牴牾故遂渙不得收今茲幸水部公襄緒請諸家老譜爲証修全譜成于今二月二十六日復合三周會祭于溫瀆之墓于是洵者辨隔者聯以屬子姓而妥先靈油油蒸蒸一氣于庭堂戶牖焉雖我庶姓不敢祖天子而卽我西東周之列祖羣宗且式憑之敢請先生之嘉言以寵是舉余曰美哉備之矣余何言則唯是子子孫孫本支百世

以敬范先型無使隕墜而已矣抑傳稱文之昭曰魯衛毛聃則我亦與子同源流也又皆爲宋扈蹕南渡之傳家周之宗盟後異姓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晉以爲討緞食弗殊逃而相扶今子家旣盡力于箇畝墉茨而余不佞且將率吾家之子姓爲觀模則亦猶觀模吾之先世哉言止是無能更進于是琮瑩復流涕前曰先生之意固蔑加而某則猶願有請某童時嘗憶先君子云未生先三月王父見背王母姚于饑饉兵燹之餘腹呱呱子辛苦萬狀乃年十九未婚而王母亡言已未嘗不淚承曉嗣是先君子以貧事客

東坡文抄

上卷

五

遊歲常在外財四十卒而老母吳氏哭者又二十年苦節幽貞婦姑一德敢祈先生錄諸簡末前請固爲惇族之公茲則不肖某之私願爾雖然私猶公矣余惟守節者大義攸存何公私之與有子惟益自篤孝思砥躬飭行使昌後益大乃門以母失夫先人不恤緯之心則猶前志已琮瑩乃再拜謝而退遂併以書

讀韓非子語

韓非子文峭勁有鋒論事理多切中深入奇文奇才洵乎戰國之駿雄辯士也乃初見秦王卽有趙舉韓三等語嗚呼子房以五世相韓秦併天下猶爲奮發

海之槌以爲韓報仇非固韓之諸公子也說秦而口以韓爲事何也然觀存韓篇而爲韓解秦之兵而太史公亦謂韓王與韓非謀弱秦又云秦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過法誅之然則非本爲本國入秦而卒見殺謂之曰死忠可也國策此文屬張儀宣城梅鼎祚考古最稱詳核而皇霸文紀載此篇不著姓名蓋亦疑其非非作耳竊論吃公子雖或慘礪少恩未必背君親昧大義如是使果爲非作卽死宜矣而乃反見殺于秦抑天道邪

東苑文鈔

上卷

六

題新書

新書論確而理詳氣迅而調逸奇作也觀諸奏疏大略多元本此書豈誼平日揣摩屬艸爲陳言之用者邪銅布具有經濟而乃云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是教天子與商賈爭錐刀也此卽平準之端倪後諫放民私鑄疏亦遂言之賴孝文仁明不行其說不然桑孔苛法不待武帝始爲之矣此長沙學術之一短董江都當無此語

書賈誼陳政事疏後

朝廷事而使書生有痛哭之言豈不殆哉然是時反成文景之治何也唯其敢于陳此言且見聽也儻不見聽且不見容惟有私自爲痛哭天下事其真不可知矣況至于併不敢哭獨有向隅飲泣者邪置筆一太息

書蘭亭帖尾

唐文皇以英雄蓋世之姿手創帝業削平羣亂又復宸翰特妙畱情法書亦雅好也至取襖帖一事則大可笑以萬乘之主命糾彈之官而行下客狗盜之事臨池小技耳何足耽溺如此後逮大漸猶從高宗乞此以殉豈果以殉爲有益于死也者此與曹操之命分餘香作組履殆有甚焉嗚呼大畧英才如文皇者亦奇矣乃生死之際愛根莫刊畱戀長物終不免露慘淡可憐之態洵乎士不可以不學道也

讀蘇文忠文語

東坡見道未徹而學亦不甚深心故其議論往往多失余作匡林已駁之至中庸論謂子思求聖人之道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以道性善爲孟子之過此於道之大原全是懵然又如二教所以異同此大事也東坡一生好佛又喜老氏語乃謂退之原道

東苑文鈔

上卷

七

爲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卽禮運謀用是作而兵繇此起之意周豐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皆此意也夫子亦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子夏曰禮後乎而夫子稱之老氏之說詎不其然東坡以爲不識道及跋子繇道德經解又極贊之且云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蓋持說之自相乖違如此無問其論二氏得失也其論武王曰觀兵

東苑文鈔

上卷

八

孟津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夫使紂可廢其不敢肆惡久矣且牧野之役殷旅如林血流漂杵紂之黨實繁有徒殷人焉能廢紂而更立君以茲民目戰國策士猶可謂三代以上出于學漢魏郡縣吏九品中正隋唐科舉之士亦皆屬茲民豈非大誤其論李斯聽高立二世也以爲使斯聞高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旣乎不知是時高已與胡亥定計勢足劫斯故曰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又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高直能殺斯斯豈能更陳師而斬高乎太史公平

準書五六千言中間刺譏桑孔甚多而末乃結云烹弘羊天乃雨其惡之也極矣商君傳借趙良口痛罵之末結之以車裂滅家卽論亦深貶然缺令大小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明尊卑爵秩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禁開阡陌而賦稅平諸政亦未盡不善故昭烈謂商君書益人意智子瞻亦自云商君有功有罪其過刻爲毒卽史公亦恨之而乃云遷有大罪二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漢高欲易太子坡謂無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布衣且無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

東苑文鈔

上卷

九

高帝言者謂叔孫通之徒不足知天下之大計夫通諫上首引晉獻公奚齊且云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豈可背哉而坡以此少通何也武毀直不疑善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斯爲最善于辯誣者而坡譏其不辯又何也論賈誼以爲上得君下得大臣如絳灌之屬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唯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究哉論也絳灌之害誼蓋在誼始進時然從博士至大中大夫已非立談之頃矣至于陳政事則已爲梁懷王傳自長沙復徵入首尾五六年安得爲立談痛哭也且宣室

前席自嘆不及君臣相得孰過于此而是時周勃聚獄故誼疏有禮大臣語此時大臣方感之不暇豈復有忌之之心乎總是讀書論事疎耳巢許事不見于經子家寓言耳故太史公疑而不信而坡又以爲果有之其識已陋然其文之浩沔奇肆跌宕真未易才

題吳舒兒詩餘

諸韻之文屢變而極于詞曲要皆本源于三百篇論者偏于情豔一涉雄高謂非本色余以爲詩亡論南雅三頌卽十三國風頗多壯節儻欲專歌東門之茹蕙而廢小戎非定論也舒兒托懷豪逸筆與興俱真

東坡文錄

上卷

十

詞亭亭矯矯兀傲乎不可遏余嘗讀而壯之今將遠遊極東北一角金州蒲河皆昔人用兵之處煙沙蒼茫鐵鏃生綠極目千里鵬飛草平此其風景蓋真與吳子胸次相激盪也悲歌之餘寫作高唱必有荆卿倚和酒人下泣素蜺紫電隨風南來我當日登吳山之頂望之填詞不足道耳毛先舒題

題詩偶記

館南郭松徑樅籬上有閒雲下有清泉明月東來照我茲詠于斯之際長懷古人千秋已遐聲歎非遠赤嶺叢桂長橋藕花不必其時皆宜陟泛過淨慈寺

有古樹兩株幹可二十圍根抵蟠結復嵌空瓊瓏如木假山狀箕踞其上高高下下爲坐爲几勢皆天然時將一壺置而酌之空翠下映酒色俱綠恨塵中有務不能長住于此往往曠懷逸發灑澗金湖登攀四遠隨地有作總四五六言凡二十首題曰西陵漫興以其辭非一體而興趣連屬不欲析之故記于此把酒看春色時復傾一杯山鳥共我語不覺桃花開山斷出古橋橋北青松樹野花飛蜻蜓云是蘓小墓行攜一壺酒杖挂百箇錢看山欣駐脚得石且高眠芳草易碧浮雲易白迢遙望之車馬長陌竹藍于草竹

東坡文錄

上卷

十

竿嫋嫋若有人兮山阿空老驟雨已疑暝稍看開遠岑白日半欲落返照梧桐陰綠蓋披逾密朱華摘未稀日斜歌競發相招不肯歸盤薄長松下無人來共語坐看南港雲去作西山雨前溪已作雨山色如死灰但入空濛去須開放棹回仙翁嶺北雲起處士墳西日斜溪樹忽聞鳴鹿亂帆遙趨歸鵝松間如此明月嶺頭長多白雲與盡輒懷剡客愁來欲弔湘君六一泉西煙景十三樓上弦歌啼鳥莫催歸去遊人須喚奈何霧隱天桃灼灼烟籠碧柳毵毵一夜春殘陌上十年夢裏江南然湖頭風物雖佳而舉目淒澹音

人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韶麗且爾。匪徒搖落故情。有因境而遣。亦或隨時得劇。以此撫心。屢爲之吟云。長松參天白雲。逶迤石氣枯冷。無人往來。客何爲者。溪林獨行。滿身木葉。都作秋聲。山嶺微穿。偏側以過。口不敢咳。恐石驚墮。適自北山來。不知攜雲還宛從襟袖裏飛出。指掌間。夜飲高臺上。露寒侵我衣。吹角嚴城曙。月沉星亦稀。北風摧枯葉。烏柏不容絳。鬼火寒斷橋。狐妖嘯空巷。叢薄已向夕。衆鳥安得閒。留取高松頂。應遲獨鶴還。同郡謝仙。耀爲予畫作數幅。爲臥遊然。累心未盡。訪道無期。時復披展。恨從中溢。覺

東坡文錄

卷一

上

丘壑轉遙能無滋浩嘆耶

記馬氏見佛

皮市馬氏婦老矣。長齋禮佛三十年矣。佛座琉璃燈。晝夜長然不熄。亦三十年。其家傳琉璃中自現佛像。士女往觀之。如驚然見者。狀不一。或見釋迦。或大士羅漢。或一佛跌大衆作禮。紺髮青螺。白衣金色臂。所觀人人殊相。余疑之。然佛法故留意因齋戒。三日往視之。既諦且久。終不見也。而傭豎婦媼下隸輩往。輒無不見。卽奴子隨余亦曰。果見余益以疑。越十日再齋戒。往終已不見。所謂佛第亦有影現云。蓋琉璃日

久積塵垢。質又皺突。燈光映之。注目甚久。恍惚肖形。政如黃荃隔絹素。注視敗壁。旣久。皆成人物花鳥山雲類耳。彼云見者。愚者或信是佛。黠者明知之。亦欲炫奇。且自謬有夙因緣耳。余友柴虎臣江道信。謹懇士也。亦一再往。皆不見。見燈影搖曳狀。與余符。余卽無緣。余三人緣。豈都不如傭豎婦媼下隸邪。大抵事須躬親。觀聞傳者。卽百千百千一口也。一口一譌也。不可信矣。余初因板巷見妖傳。譌爲之作記。今乃復觀此。余是後凡涉神怪事。知其多謾。不復驚且窮測之。覺此中超然定靜。大省紛眩。讀昔人傳記。亦如是

東坡文錄

卷一

上

觀

記與兒子語

六月十五日。甥邵國士過余。與飯。兒子熊臣鳩。臣豹。臣同食。曰。赤烈甚。日中風吹。揚黃沙撲人。余語兒子。我輩坐此。苦寂寂。抑知有負戴或肩輿曳絳行烈日。未食者乎。今與汝住板屋。蔭高樹。食脫粟。一菜罷解。絺衣挂壁。徐搖竹扇。以俟茶熟。彼視我殆天際人哉。甥曰。舅氏語大善。特未盡也。日甥方從江西來。見避亂者。匿窮谷。晝不敢炊。恐望煙者。搜山耳。夜率一炊食。日則曬雨。則淋。宵則露睡。總在草土泥水中耳。屍

纍纍無薤具辭未竟余曰極矣甥曰不極彼視被兵者斬斮繫掠骨肉別離受慘酷猶自以夫婦父子得相聚卽死男全屍女全節爲幸耳然則舅所謂烈日行者不又爲天之尤高者與于是毛子愴焉久之指三蛇謂曰聽哉戒之矣境靡常夫彼猶我自茲以往當益務修德力學崇厚實儉慎言行與喜怒者欲不行常存惻隱敬畏抑卑之心戰戰兢兢量力隨方行陰德事以答天之貺解天之怒嘗自驚曰我何修得此然慎毋覬倖富貴也夫天之惠我大多矣過矣我實無德與功乃克享于天者如此而猶欲微富貴其

東苑文鈔

上卷

古

心便大得罪于天天肯赦乎

武成論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故讀古人書勿執我意而遂疑之疑之斯沒之沒之將使我的意伸而古人之意屈夫庸詎知我果得古果失歟昔夫子嘗刪書矣是文皆裁斷于聖心者也武成之篇孟子因血流漂杵之一語遂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噫何其輕于疑經與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忠義之氣所以支天地而使之不阢者也昔湯代桀除其虐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厥後聖賢之君六七作

紂之身澤猶未泯故敗則伏節死制之七多焉膠鬲觀兵亦一端矣書云咸劉厥敵敵韓非云紂帥天下將百萬與武王爲難武王素甲三千領破紂擒其身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以報此卽樂布奏事彭越頭下之義也紂寵妾二女亦皆經自殺嬖幸且如此而況殷之賢士大夫乎且周定天下後猶不靖者數世反覆怨叛重煩論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解者謂皆爲殷人不心服而作卽君陳畢命亦總總焉深慮之殷人不能忘故國如是而況初入朝歌之日哉其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蓋前則離叛之衆而後皆戴商惟舊故家遺俗所存者也然則受攻者非黨惡也固忠臣也敵愾者多則殺人者衆血流漂杵是誠有之矣夫是血也卽後世裴弘裕紹之人之血使當日夷齊叩馬而爲左右兵血亦在于此中者也商家數百年栽培之士氣至此日而絕脰陷胸一瞑不視卽姓名亦併不得傳幸哉記事之臣留此一語使英靈毅魄猶髣髴隱現于竹冊之中以慰忠魂千古夫子刪書不去之者政此志也孟子特欲止一時人主好殺之心而不暇深思耳然則讀是篇者固

東苑文鈔

上卷

五

有以作臣子忠憤之氣而史稱紂衆七十萬卒莫救
于身弑國亡雖有忠臣義士且無如何況培養不如
殷商者哉嗚呼亦足威暴君而垂炯鑒已夫一武成
也義本無舛孟子疑之辭本無譌而宋蔡沈又顛之
倒之古文亦有遭逢之不幸歟

臯陶執瞽瞍論

孟子桃應問瞽瞍殺人而謂臯陶可以執之舜則竊
負逃諸海濱終身訢然而忘天下毛子曰此以形舜
孝親之心則然非定論也天下莫尊於天子莫尊且
親於天子之父尊尊而親親此古先聖王之所以治

東坡文錄

上卷

其

天下也使瞽瞍殺人而臯陶徑執之則無君使舜而
聽臯陶之執則無父秦太子犯法商君曰太子君嗣
也不可施刑漢車千秋曰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
罪哉夫天子之子殺人且無罪豈有天子之父殺人
而刑官遽得行法者哉古者父祖德澤猶及子孫故
曰猶將十世宥之豈其舜之功被四海而不足以贖
父死者哉夫天子之父誑誤殺人其爲變也小而無
父無君則大亂之道矣且舜之天下受之堯昔曰咨
岳降焉歷試乃用猶吝嗟告誡之淳淳舜亦以命禹
蓋以神器授人如此其慎重也況父有天下傳於子

古今之通義也而堯且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授
丹朱則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卒授
舜以天下則堯之心爲如何心而舜忍輕棄之其如
堯命何如天下萬姓何他日宗堯之義又謂之何且
夫救父而輕天下猶可棄天下而終不免父於戮則
必不可何也使臯陶果執之必不置瞽瞍於康莊之
途矣必且幽之犴狴矣舜亦何從而竊之豈以舜能
自脫於捐階浚井之變而出入險阻皆所習邪抑謂
臯陶故緩之以待舜之竊是君臣相迎以僞也不然
其責人以難能也且舜所以能生父者以其爲天

東坡文錄

上卷

七

子也若舜舍天下則亦一匹夫耳天子之父殺人且
不得免匹夫之父殺人而反得免無是理也海濱舜
可往臯陶亦可往臯陶敢執瞽瞍於輦轂而不能追
之於海濱無是理也故吾謂當時舜果爲此不但瞽
瞍必伏法而舜且併應坐之又何也徇私情廢公法
冒劫獄之禁而盜有罪之人則惟有父子俱斃已耳
然則桃應之說君子將何以處此曰書稱不格姦又
曰允若惟時瞽瞍已化於善而後堯女以二女爾況
旣受天下之後乎則瞽瞍必無殺人之事脫或有是
惟有議親議貴而不之罪蓋入辟雖出於周而揆諸

情法古今不遠舜則厚恤死者之家而泣諫父且更爲置良保傅左右以化導誥誡曰消其戾而使胥遷於善焉是則善於處變而倫常上下情事理體俱得之必無聽臯陶之執而行竊負之事也果出此則舜必且輕身辱親喪家虧國體而致天下于大亂

趙盾論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欒臯而左氏乃引孔子以謂趙盾乃免斯言也人多疑之弑君大惡也弑不弑豈繫乎其境之越不越毛子曰無疑也彼大惡之名是盾自尸之而遂以被之者也何言之夫靈公嫡嗣

東苑文鈔

上卷

大

也立之正也盾欲迎公子雍於秦非正也既以穆嬴之啼且頓首而立靈公所謂勝其邪心矣夙憾未平君臣交惡而公又不道爲盾者惟有力諫以死否則逃之耳乃欲去不去逡巡在山以觀國釁聞變而返黑臂之逆則盾且使穿桃圖鉅凶功與定策此與平王之戊申略同豈徒不討賊而已董狐之筆元非深文夫子曰越境乃免非以越境寬之政以不越境嚴之也夫盾豈肯越境者哉盾而肯越境則穿不成乎弑矣是二人者皆當伏大逆之刑以正邦典者也夫越境去而不返之謂故古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廛位

鄉國而哭素衣素裳不蚤鬻不祭食以凶喪之禮白處誠痛之也既去而不返則討賊非其責宣子未出山而復則必當討賊二者胥失故大惡之名歸之是二者或有一焉則猶不忍以此遽歸之也且夫弑君者不討賊討賊者不弑君二者又義不兩立董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子止稱越境者微辭耳略辭耳蓋以越境則免不越境則不免夫不越境且不得免況於反乎況不討賊又庸賊乎衷夫子之一言而四累以進其罪盾之獄於是乎大定然則越境且得免而況於能討賊乎哉故當日就盾畫策惟有聲穿

東苑文鈔

上卷

九

罪而戮之以謝故君而紆舉國臣民之憤庶幾自解一二而他日下宮之難或可以不作夫穿之攻公以謂逢盾之心可也謂盾爲指使則未必然也盾既已非指使則其惡是穿自爲之盾卽誅穿可無溪憾且當時國柄在盾殺穿特一行刑者力耳舍此不之圖而更寵用之則弑君之惡盾不但不得辭盾且自尸之矣已自尸之誰能去之哉不然聖人之道原本忠恕豈其猶有可寬之路而遽忍加以大惡之名哉

論直不疑

漢直不疑爲郎同舍郎亡金妄意不疑盜之不疑卽

買金償之後郎復得金大慚而人皆謂不疑長者立
曰蕙哉直不疑也金小事耳然使郎後不獲亡金則
不疑終身被盜名矣此賢者之所必不居者也或以
爲求名之至者噫彼豈知不疑者哉夫同舍爲郎是
同官也亡其金輒億之是其人必重財輕義愎刻而
不近人情者也使不受詎而不償必且詰責家人笞
撻與隸以窮求其亡金不得必有狼藉血肉至死者
矣不疑志存於救人而豈暇恤一身盜名之受不受
乎此所以爲長者行不可及爾然償者不盜盜者不
償買金而償之則盜名亦釋且使彼郎不爲殘忍之
事以成其德是一舉而諸善備已而又何譏焉夫人
行盛德大度事要當自信於心已耳彼悻悻然小丈
夫何足以語此

東苑文鈔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

一名騷著
字馳黃著

嚴光論

嚴光倣人也或稱其氣節以爲高謬已夫倣與氣節
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也何謂倣人偏稟之亢戾氣形
之性善之中本無此物何謂氣節是士之貞性配義
與道而立者也故闇然溫溫氣節存焉謙以自飭氣
節逾出吾觀世祖之待光也禮意之過加而光於世
祖則無禮已甚昔人云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世祖光復舊物已歸一統率土皆臣

大分定矣世祖獨非光之君乎哉君且曲盡故人之
意而臣不肯稍答以主客之禮哉或曰昔魏公子迎
侯生侯生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
子愈恭意欲成公子之名耳今光或欲以成光武
之名乎曰無忘羸非君臣也且此固戰國押闔之風
元非士君子之行也士君子之行壹於禮而已惟成
已可以成物未聞毀已而成人者也夫廢禮則毀已
倘窺其人之欲我驕而遂爲非禮之驕以中其心與
窺人之欲我媚而遂爲非禮之媚以中其心其爲小
人一而已矣故曰此非士君子之行也或謂世多奢